

## 握紧母亲的手

◎刘玉新

陪母亲上街,我从不催促,紧走慢走,都由着她的步子。

母亲年龄大了,走路慢,这很正常。80多岁的人,在乡下过了大半辈子,习惯了慢节奏,没人催没人急,全由着自家性子来。

现在母亲做不动了,我把她接进城养老,城里与乡下不同,自然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。走路要看道、要看人,还要看来来往往的车,她自己走得小心翼翼,我也陪得小心翼翼。

母亲说,她不爱走路。一走路脚就疼。记得给母亲买鞋的时候,很多款式穿在脚上,鞋尖都显窄,明明脚趾头还差一截,但就是穿不进去,原来母亲脚上的小拇指骨头变了形,拐在外面,紧挨着的两根脚趾几乎叠在一起,所以小脚趾那里就格外宽些。

知道母亲走路慢,每次过马路,我就牵着母亲的手放缓脚步。母亲个子娇小,身体单薄。上街的时候,即便我再三叮嘱,慢慢走,不用着急。过马路时,她也还是常常三步并着两步,一边看车一边看路,急慌慌的,生怕跟丢了似的。

母亲是1941年生人,那时缠足的陋习还在,乡下依然崇尚“三寸金莲”,姑娘家一双大脚是嫁不出门的。于是,母亲的脚缠上了裹脚布,小小的脚趾被生生地缠断了。母亲哭成了泪人儿,不吃不喝,跟外婆闹。外婆看在眼里、疼在心里,最后只好向这个幺姑娘妥协,放开了裹脚布。所喜的是,不久就解放了,但母亲折断的脚趾已不能恢复如初了。

前年,母亲的脚上长了个鸡眼,走路越发碍事。妻陪她去修脚,看到母亲变了形的脚趾,才知道她小时候的一腔辛酸泪。那以后,每次陪父母上街,我们自然而然分了工,我陪父亲、妻陪母亲。

妻是远近有名的好媳妇。我们陪父母上街的时候,妻总是紧紧握着母亲的手,有意放慢脚步,找些话题,边走边聊,故意不让母亲走快。母亲知道儿媳的用心,也不点明,但心里早已存了一份感激。

我常想,父母今天的老,就是儿时自己的小。所以,陪着父母上街,牵着扶着,就像我们小时候跟在父母身后,揪着扯着衣角一样。

去年岳母右腿骨折,为了照顾好她,诊疗后接到我们家疗养。打上了石膏的腿,固定了伤口,也固定了脚步。洗澡、如厕、入座、上床,每挪动一步都很艰难,不得已架上了双拐。僵直的腿子转不过弯来,我们就扶着她走、牵着她走。

我和妻分了工,我管做饭,她管起居。妻给母亲洗澡,帮助她上厕所,陪着她睡觉。尤其是晚上,担心母亲睡久了,要变换体位,翻身困难。她就陪在床脚,该扶得扶,该拉得拉,随叫随到。岳母个头大,妻一个人拉不动的时候,我就赶紧上前搭把手。

两个多月,岳母拄着双拐进出,我们怕家里的地板滑,再出现什么闪失,不敢稍有疏忽。坐下时,我们会扶着她,让她慢慢落座;起身时,我们会提前走到她的座位前,一只手穿过她的腋窝,扶她起来。常言说“伤筋动骨一百日”。岳母这一跤摔下去,摔折的骨头一时半会儿长不好,真得好好疗养几个月。

岳母养病期间,我们轮流搀扶着她,在室内走动,做一些恢复性训练。两个月后,岳母渐渐放下了拐杖,走得稳当了。

送她回家的那天,岳母拍着自己的腿说,再过一段时间,我就完全康复了,你们尽管放心!



留住春光

◎文武

## 由着公公“云养孙”

◎管洪芬

公公不肯来城里,可又思孙心切,便每天都给我儿子打一个电话,可奈何臭小子“不领情”,时常地,公公在电话那头“伊利哇啦”地说,孩子都是抱着手机只顾着自己玩。毕竟孩子玩手机的时间受控,他当然想抓住机会,只是听公公在电话那头直喊话,说实话我着急。

怎么办?既不想儿子迷上玩手机,也不能阻止公公打电话,我和老公商量,其实最关键的是,让两人的电话聊天有意思才行。怎么有意思?老公说:“老头儿可倔,以往要给他买个智能手机,他偏不要,这会儿好吧,弄个老式手机,不能语音不能视频的,孩子怎么可能感兴趣?”我赶紧建议:“那就趁这个机会咱给他换个,他不是想孙子,要每天和孙子聊天吗?简单,告诉他,买了智能手机,样样能实现,不但能实现,咱还可以由他‘云养孙’。”

云养孙?老公听着我的话先

是一怔,随之哈哈大笑,他说:“这招高,都说现在进入了‘云时代’,什么‘云上课’‘云购物’‘云旅游’‘云婚礼’,咱倒真可以赶赶时髦,让咱爸‘云养孙’,等给他换了智能手机,反正老家的Wi-Fi是现成的,到时候可以让他每天看到心爱的大孙子,这样的好处是,一来解了咱爸的思孙之苦,二来也可以给咱腾出一点时间,咱爸陪玩的时候,孩子就不会打扰我工作了。”

说做就做,周末回老家的时候,老公直接买了新手机带了过去,然后又不厌其烦地教公公怎么操作手机。公公识文断字,原本学东西也不难,再加上想到每天可以在手机上和孙子视频,学习的积极性可高了。而为了检验他有没有学会,在教过几遍后,我们现场就连起了视频,我们把手机递给儿子,公公则拿着新手机,这边喊“爷爷”,那边应着“哎”,一时之间好热闹。公公是第一次玩

视频连线,开心地说,早知道这么方便,应该早学。

这之后,我们晚饭后的时间更是雷打不动成了爷孙的连线时间。有时候公公发来视频要求,问:“我孙子这会儿在干吗?”有时则是儿子发视频请求给他爷爷,问:“爷爷你吃晚饭了吗?”儿子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,感情深厚,以往之所以应答不热情,不过是天天电话真没啥新鲜事可说,现在不同了,儿子可以通过视频关心爷爷奶奶每天吃什么,有时候公公忙事情,儿子也可以在视频里一边看一边问相关问题;有时候公公还通过视频连线陪孩子一起下围棋,我和老公看着,感觉这样真好。

“云养孙”让公公更快乐,看着这一切,我和老公商量好了,我们一定会让公公永远地拥有这份快乐,在让公公感受“云时代”的方便快捷之时,也让这爷孙俩的感情绵远醇香。

## 六十载难忘同窗情

◎范顺民

60年前,我和吴志刚同学相识于南通纺织技术学院校园。六十载弹指一挥间,如今我俩都早已退休,逝去的时光,却没有让真诚的友谊褪色。

志刚是苏州人,我是南通户籍。无巧不成书,1968年毕业分配,我俩被分配至南通群力针织厂,并且住同一宿舍,彼此之间非常融洽。谁知同厂工作不到两月,我应征入伍,从此我们之间的交往全靠通信。每当收到志刚的来信时,我总会迫不及待地打开它。从他的来信中让我知道家乡的情况,群力针织厂的变化以及一些老同学恋爱、结婚生子的信息。

和他通信久了,我就越能感受到是他身上的正能量,因为我长期在潮湿的环境中作业,衣服总是湿漉漉的。他像兄长一样吩咐我勤换衣服,保持干燥,不能落下病根。我被评为五好战

士,入党,当上班长,被部队党委嘉奖……他比我还高兴,鼓励我戒骄戒躁,继续前进。

1975年,吴志刚调至苏州市有关部门工作,后来到苏州日报任记者,在报社工作了10多年后,又至香港《大公报》担任江苏记者站驻苏州首席代表。他虽离开了南通,但仍情系第二故乡,他把狼山、濠河风景名胜、如皋花木、海安百万雄鸡闯市场、如东海上迪斯科……在大公报上以大篇幅向全世界推介。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吟诗也会吟”。与志刚通信相处让我收益不少,如今,在国有企业一直干到退休的我,也有多篇散文、随笔、时评、通讯在报纸、杂志上发表,让我从内心感谢志刚同学,这多于他时常点拨、指导。

在我的眼里,志刚为人诚实,待人接物通情达理、有理有节,与

四邻八舍相处融洽,谁家忙他都乐意去帮。用他的话讲,能帮人处且帮人。我刚结婚时,家里没有电视机。市场上很难买到。我试着请他帮忙,他竟一口答应。那时候苏州、南通之间交通还是不大方便,等提到14寸孔雀牌黑白电视机,得在苏州住一宿。我想就近找个便宜的旅馆,谁知他早已安排好我在他家客厅住宿,中午还约上在苏州的老同学一起给我送行。

快60年了,和志刚同学相遇相识,是前世修来的缘。如今,志刚退休后还经常义务组织相关人员认开展走基层活动,义务给通讯员办讲座、作辅导,传授新闻写作知识,为的是提高基层业务通讯员的写作水平;我则每天早上到爱国拥军爱心驿站当志愿者。各自忙碌,又相互牵挂,不用刻意回想,因为从未忘记。